

泰國大選與政局的展望

羅石圃

泰國已定于明年一月廿六日舉行大選，在軍人政府被學生推翻後，學潮、工潮導致社會暴亂迭起，以及東北、泰北、泰南共黨武裝叛亂所形成的四面烽烟中，當大選期間各政黨所進行的激烈選戰，是否會被共黨從中利用變成其羣衆戰場？而民選後的文人政府，又將對美、毛、俄三角關係何去何從？這都是值得我們尋求解答的問題。

一 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新憲

泰國，是舉世憲法最多的國家，雖然自一九三二年開始實行立憲政體以來，到今天不過短短四十餘年，但本年十月七日所頒佈的，已是泰國的第十部憲法。一九六八年所頒佈的第八部憲法，集合了全國法學專家，整整草擬了十年，但到來年根據此一憲法所選出的國會，一開始便有議員吵嚷修憲。至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軍人政府便乾脆將它廢除，再以政變解散國會。重新頒佈臨時憲法，又由官委議員另行修憲。

上年十月十四日所觸發的曼谷學潮，其所演成的學生與軍警搏鬥，終於將軍人政府推翻，主要原因，便是青年學生提出了早日頒憲俾實現民主政治的要求。這批民主鬥士所付出的鮮血與生命總算是換來了新頒的憲法，然而在國會三讀時，青年學生團體便要求修改其中若干條文，甚至集合示威遊行，表示將于國會進行三讀時集衆抗議，以期迫使議員們不能不依照他們的要求予以修改。其主張修改的條文是：

(一)將選舉與被選人最低年齡，由原定的二十歲及二十五歲，修改為十八歲與二十三歲。

(二)國會由兩院改爲一院制——亦即將原憲草所規定由國王委任一百名議員所組成之上議院撤銷。

(三)將外軍駐泰，及派遣軍隊或志願軍赴外國作戰，由政府批准，修改爲須獲國會通過①。

當新憲已進入三讀階段，青年學生團體突然羣起抗議，顯然會延阻新憲

泰國大選與政局的展望

的誕生。以頒憲爲主要任務的桑雅過渡政府，既切望早日經由大選以產生新政府俾得息仔肩；國會議員更多急于完成新憲以便個人參加大選，所以府會雙方都一致站在維護已完成兩讀的憲草立場。乃由僵局而形成風雨滿樓，幾使國會無法進行三讀。但正當緊要關頭，學生陣營中異軍突起，全國職業學校學生羣起護憲，堅決反對大學生所提出的修憲主張。

府會雙方獲得職校學生支持，立場便益加堅定，一面宣佈如期進行新憲的三讀；一面出動大批軍警維持國會及首都安全，而職校學生亦表示將不惜以羣衆示威對付主張修憲學生的示威。至十月五日，國會未經辯論，即以二八〇票對六票通過新憲，而會場之外，亦平靜無波，旋即由泰王簽署公佈實施。但宮務處聲明：國王認爲憲法中若干條文，仍應予以修正，國會議長克立巴莫(Kukrit Pramoj)親王，亦有此同樣表示②。

二 知識份子渴望早日大選

憲法是民主政治的根基，泰國實行憲政四十多年來，經過十度更新的憲法，何以在頒佈的當時，便引起青年學生團體提出修改的要求？國會議長對經由壓倒性多數議員通過的新憲，爲何亦認爲有修改的必要？而泰皇又于簽署的同時有同樣聲明。如果主張修改的乃反映大多數民意，又何以連學生陣營之內，亦掀起了反對修改的狂瀾？這些相當矛盾的情形，如果加以深入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泰國政治上的微妙，不僅可以瞭解上年迫使軍政府倒台的學潮形成根源，也可看出未來選戰及新政府的大致動向。

泰國的政治，一向是倚賴政治精英(Elite)，這包括知識份子與軍人，

一九三二年的革命，便是此兩部份政治精英合作的成功。然而四十多年來，民主制度之所以迄未能建立，也是由於知識份子與軍人對政權之爭。徐本欽博士指出泰國的「政治餅糕」(Political Cake)——包括特權與有形無形的利益，均由這批人所分享，其他人無權亦無興趣過問。因為泰國佔百分之八十五的農民，在佛教教義薰陶下，樂天安命，祇知服從政府的領導與指示，對政治漠不關心，其居住在中產階級工商企業家，絕大多數均為華僑，亦無意過問當地政治，這便是形成泰國知識份子與軍人分享「政治餅糕」的基本原因③。

回顧一九三二年成立立憲政體以來，雖以軍人執政的期間最長，而其取得政權的手段，又大都是倚靠政變，但對廢憲至再度頒憲而舉行大選的過程不能過事拖延，以便知識份子得經由大選而進入議會與入閣。幾度執政先後達二十年的陸軍領袖披汶(Luang Phibul Songgram)深明此中奧妙，其所組織的軍政府，每到相當時期，即重新頒憲而開放黨禁舉行大選。一方面組成以軍人為基幹而網羅文人參加的政黨，俾使其政權經由大選得以蟬聯；另方面廣結友黨，給予若干便利與利益，以期在國會中獲得他們的支持。但當國會反對黨囂張，而執政黨內文人與友黨為爭取某些權利有被共黨幕後利用趨勢時，他又選就軍方再以政變廢止憲法解散國會。

披汶是運用軍、警、文人三方面力量相互制衡，雖每當知識份子在國會過于囂張有為共黨張目的情況下，不得不運用軍警力量一再政變，但在不久之後，仍然又恢復大選開放政權。至一九五七年陸軍政變，連他本人的政柄，亦隨國會解散而被推翻，顯然是肇因于他過于遷就知識份子，強調政治民主、言論自由，以致由國會到文化界左傾氣氛瀰漫，共黨勢力相隨而迅速膨脹。所以乃沙立接管政權後，立即打出鮮明的反共旗幟，其所採取的堅決反共立場，如對外斷絕與毛共的一切往來，及逮捕左傾份子，與封閉親共報刊，都得到了全國上下的支持。

至軍政府由沙立到他儂，經過整整十年始頒布第八憲法舉行大選，所有有志從政的知識份子早已望眼欲穿，滿以為而今而後，大家都可以各顯身手，由選場角逐而進入政壇。然而曾幾何時？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軍方又以政變解散國會及停止政黨活動，雖然照樣提出了重新頒訂新憲舉行大選的諾言，但何時兌現？如果依照第八憲法經過十年始草擬完成的前例，則他們都

形將就木，這便無怪乎這批由議壇政壇而被迫退回學府的文人，要影響學生要求軍政府早日還政于民。

至于軍政府執政期間過長，其本身既被腐蝕而形成上下脫節，加上大量興辦高等教育，使大批培育而成的新知識份子，在忿于政治貪污腐化的情緒下，更急于要求實現民主以開拓個人的政治前途。這便是軍政府被青年學生所推翻的根本原因。

二二 對修憲要求知識份子各異其趣

柔雅的文人政府，其主要任務在成立立憲國會，完成新憲修訂工作，再根據新憲舉行大選產生新政府後，此一過渡政府的任務便已達成。一年多以來，柔雅內閣不僅遭遇到國際環境方面一波比一波更為洶湧的驚濤駭浪，而國內的學潮迭起，與罷工事件層出不窮，加上赤氣進逼，與國內親毛聲浪裏應外合，無怪乎此一學者總理幾度倦勤。然而每到緊要關頭，其所以均能轉危為安，乃由于所有與風作浪的知識份子，都不敢過于逼迫政府，唯恐軍人在無政府的狀態下，又藉機宣佈政變接管政權。

推翻軍政府，知識份子雖站在同一立場，但對修改憲法條文，則因年齡的參差而各異其趣。如降低選舉與被選舉人的年齡為十八及二十三歲，顯然是青年學生們的一廂情願，中老年知識份子，則未必同意此項要求。因上屆大專學生中心祕書長乃碩木等已組成「泰國黨」準備參加大選④，降低選舉與被選人年齡，無異為他們在選戰戰場上增加兵員。職業學校學生之所以羣起反對修憲要求，國會議員所以以絕大多數對憲草三讀通過，其微妙便在于修憲對他們無益。且不少議員急于使新憲早日誕生，以便籌備組黨競選，修改條文，徒使頒憲遷延時日，如因此而胎死腹中，則他們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至于先前激烈要求修憲的青年學生，面對軍警戒備森嚴及職校學生嚴陣以待的情況下，在新憲三讀時不敢再與波瀾，也是惟恐促成了軍人政變。

由議長克立巴莫在頒憲的當時，迅即辭卸國會責任，着手組織「社會行動黨」，所有「九九集團」議員，亦無不紛紛進行組黨預備競選，這便說明了克立以議長身份一面呈送新憲給予泰王批准，又一面表示應予修改，正是惟恐修憲遷延了大選的期限。至于柔雅政府不惜打破先例，在泰王尚未完成簽署手續時，先將新憲實施的「政治公報」付印，無須泰王主持頒憲儀式即

公布實施^⑤，這又顯示此一過渡政府，在面對問題叢生的局面，急于頒憲大選以產生新政府接替政權，俾他們得以暫息仔肩。

不過桑雅內閣雖急于擺脫政柄，但謀求接替的則大有人在。自十月十六日內務部宣布接受政黨登記以來，截至十一月十七日止，申請登記的政黨已有三十四宗。其中不少標榜社會主義的政黨，比較突出的，為前學生領袖及國會議員聯合組成的「泰國黨」，前商長乃巴實（許敦茂）領導的「社會國家主義黨」，乃以華人為主體而表示對泰人一視同仁，及標明與毛共建交的主張^⑥。不過此兩黨均沒有問鼎內閣的企圖，祇圖爭得國會議席而已。除歷史悠久的「民主黨」，及克立巴莫領導的「社會行動黨」，甲社醫師領導的「新生力黨」聲勢較大而外，其餘各黨都祇致力於染指議壇。

四 對大選的預測

泰國的政黨，一向都是浮動而沒有堅強組織的，因為自立憲以來，由國會多數黨組閣執政的時間很短，大多是軍人以政變奪取政權後，然後再組黨通過大選而繼續執政。所以形成了政黨不能產生政人，乃由政人產生政黨。當每屆大選前，一般有志從政的都忙于組黨，其方式多半是先招攬擁有選民基礎的人為發起人，然後像招兵買馬似的徵求黨員。如此次註冊所規定的須有黨員一千人為合格，到十一月十七日為止，申請登記的政黨雖有三十四個，但經內務部正式核准註冊的，則為數寥寥，其餘各黨，都是由于黨員尙未湊足一千人^⑦。

因此在即將來臨的大選中，對許多臨陣招兵的政黨，無論它們標榜的政綱政策如何新奇，並不為大家所重視，祇有「民主黨」、「社會黨」、「新生力黨」等實力較為雄厚被認為有經由大選而成為執政黨的可能。不過此三黨的領導人均一致擔心以前的執政黨——「泰聯黨」復活，如在本次競選時捲土重來，勢必成為三黨的勁敵，所以經過共同決定，成立了阻止「泰聯黨」復活的聯合陣線，但表示並不意味在其他方面的合作，更不會組成聯盟^⑧。

據合衆社對泰國本屆大選的預測，認為將沒有任何政黨可以獲得過半數議席，因此第一個民主政府必然是聯合內閣，而主政的，又必然仍是在他儂政權時代享有盛譽的一批人才。並列舉了一批具有重要性的人士：

(一)克立巴莫為出任總理可能性最大的一人。他是出身牛津大學的親王

，曾以報紙發行人兼營商業。至上年出任臨時國會議長，顯示眾望所歸，尤其是國會辯論憲草時使議員發生歧見，卒能順利通過，更顯示他的才能。

(二)陸軍總司令克里將軍，是全國最有權力者。去年學生暴動時，他拒絕了他儂派兵鎮壓的命令而按兵不動，因而獲得了國人的信任，觀察家認為在大選中他穩操勝券乃屬必然。

(三)乃潘博士，為著名的經濟學家，曾任泰國國家銀行總裁，在他儂執政最後數年間，曾掛冠出國，寄寓英倫，被稱自動流亡，至文人政府成立後，始回國定居，就任總理經濟顧問團團長。他雖表示有競選議員及參加新政府的可能，但由于政見過于左傾，或不為保守派所接受。

(四)卡薩密現年五十，為傑出的專家治國論者，現任國家電力局局長，在臨時國會中，他為新人集團領袖，以敢言著稱。

(五)乃他威空軍上將，曾為他儂政府要員，蟬聯桑雅內閣國防部長，最近退出軍籍，亦辭去閣員，因恐引起學生忿怒。

(六)曾任法官現任副總理的巴谷，現年六十三歲。觀察家指出：倘聯合政府各黨派對領袖人選不能達成協議時，他可能成為一位折衷派的總理^⑨。

五 內外政策不致作大幅度轉變

至十一月下旬，情況的發展已與合衆社在二十多天前所作的預測頗有出入。陸軍總司令克里將軍不僅斷然表示無意參加競選，且定于大選期間出國訪問，顯然是不願捲入選戰漩渦。他威上將本有意出任「社會公道黨」黨魁，但在該黨召開黨員大會前夕，由于聽從了前任警察總監巴頓的忠告，認為此時不宜現身政治舞台，必須韜光養晦以待時機，因而臨陣撤退，自不會涉足本屆選場。乃潘博士雖被「新生力黨」列名登記，但最近亦表示已決定不參加競選^⑩。

以前執政的「泰聯黨」並未申請註冊，且根本沒有人從事恢復組織的活動。由該黨要員多已分別加入新成立的各黨，且已先有默契的跡象，可見他們一方面是為了避免促成「民主黨」等三黨聯合陣線在大選時的進一步合作，另一方面也不願因恢復舊名而背上他儂政府罪過的包袱。所以不如分別參加其他政黨，在組織聯合政府時，或都能脫穎而出，仍然可以由超越黨派的私誼，共同實現大家的政治理想抱負。因此，合衆社所預測的民選新政府，將仍

然是他農政府享有盛譽的一批舊人，可能是他們分別由各政黨推舉而入閣。

儘管泰國新派人物提出許多激進革新的主張，尤其強調與毛共建交，及收回美軍基地以換取北平河內放棄對泰共叛亂的支援，甚至有將東北讓泰共割據，及共黨合法化的主張。如果未來的新政府多為他農政府的舊人，由于大家深切了解共黨陰謀及毛、俄、北越對泰國的滲透顛覆策略，爲了保衛國家的獨立自由，斷不致採取大幅度的左轉政策。尤其是以收回美軍基地換取河內北平友誼及泰共放下武裝，更視爲無異與虎謀皮。

從領導未來新政府呼聲頗高的前國會議長克立親王言論、思想，也不難窺知新政府動向的大略。他在答覆美國「新聞週刊」記者的訪問中指出：

(一)「美軍駐泰已有很長時期，且係正式受到泰國的邀請而來，對於改變這種安排以及要求美軍撤離的任何步驟，我若出任國務院長，將不會片面地作任何決定，我們將詢問美國的去留意圖。如果雙方都同意減少駐軍，然後才進行裁減，以免破壞泰美關係。不過我認爲美軍不可能在一兩年內全部撤離，可能要在五年以內逐步完成。」

(二)在答覆與毛關係正常化的詢問稱：「我同意我們目前的立場，不能作迅速的承認，必須慢慢地試圖通過貿易、體育及文化交流等行動的試探，然後方可準備外交上的承認。」^⑩

克立也是泰國文壇上評價很高的文學家，他所發表的長篇小說「紅竹」(Red Bam Boo)，不僅在國內廣受歡迎，且有十六種外文譯本。由他在這部小說中所塑造的兩位主人，一位是寺廟的僧人，虔誠爲貧民服務，尤其盡力救濟災荒及倡導地方建設，使當地受益良多。另一位爲懷有遠大理想抱負的青年，但形成思想偏激，高唱打倒封建剝削地主階級，主張以鮮血展開鬥爭，但這些空口號對地方毫無補益^⑪。可見這是他中和平實的政治思想表達於其文學作品之中，根本反對思想偏激左傾者的空言。

由「紅竹」一書得到了泰人的廣泛歡迎，亦即表示大多數泰人厭棄左派，如果在本屆大選時真正可以表達民意，克立和保守派的人士必能獲選上台。這都不難看出泰國新政府的政策不會有大幅度改弦更張。

六 大選將不會形成共黨羣衆戰場

不過選場如戰場，在競選期間，候選人及其助選集團，往往爲了追求勝

利而不擇手段，何況共產黨徒更慣於利用競選爲它開闢羣衆戰場。一九五七年大選所造成的全國大混亂，及曼谷各大學爲抗議選舉舞弊而下半旗，加上在皇家田不斷發生的流血暴亂記憶猶新，何況今天泰共的實力又大肆膨脹，青年學生動輒遊行示威，都市工人及一般市民既都受其影響，往往集衆威脅政府，連農民亦知入京集體請願鼓噪遊行。這都顯示大選期間左翼黨派必將各擁羣衆以助陣，如何維持社會秩序？實屬值得憂慮的難題。

由助理陸軍總司令訥蘭將軍於十月廿八日向記者透露：極端左派政黨正在設法招兵買馬，甚至有某集團人物搜集俄製武器。但他們不準備在京都作拉票宣傳，以內地爲目標。另有一批來自東北的越南人，正從事滲透活動，其首腦人物則在京都^⑫。所以在大選期間，如遇這批不軌份子從中鼓動風潮，造成社會不安，以致阻礙選舉，軍方便不能不採取必要行動，俾使大選順利完成。這更說明共黨方面早就有了利用大選以進行羣衆戰的部署，軍方也有了維護大選秩序及粉碎共黨潛伏份子從中煽動暴亂的安排。

然而最近一年以來的泰國學生，早已無視于軍警的威嚴，他們既敢于攻擊軍營進而推翻了軍人政府，而稍不如意即拋擲炸彈以洩忿的事件，又是層出不窮，所以對維持大選秩序的軍警，能否嚇阻學生搗亂行動？乃爲誰也不敢給予答案的問題。如果不能嚇阻，則勢必會演成流血慘案，而死傷的慘重，又必然會超過「十、十四血案」的當年。因爲去年學生集衆與警察對抗時，陸軍乃按兵未動。假如在大選時，學生不惜受極端左派份子利用，向受命維護大選秩序的陸軍挑戰，則軍人自不能聽任學生橫行，否則將使全國變成無政府的状态。此種對抗情勢所演成的流血慘劇，誠可謂不堪設想，整個泰國更將促成赤浪橫流。

不過我們認爲此次大選，羣衆暴亂雖難免不會發生，但亦斷不至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從去年學生推翻他農政府示威所形成的因素看，當時乃由所有渴望實現民主政治的知識份子一致推動，且以權貴的橫行驕恣所招致的怨忿，使廣大人民都對學生表示同情。更重要的，是由退出政壇回到學府的學運策劃者，深悉陸軍方面並不同意軍方幾位寡頭把持政柄，斷不會參加對學生要求民主運動的鎮壓，所以大家有恃無恐，敢于對抗警察武裝。學生們也都認爲其行動乃理直氣壯。

此次大選在情勢上已顯然不同，從知識份子陣營而言，他們多年來懇切

盼望的民主政治既已實現，有資格當選的人固然如願以償，會竭力阻止任何人從中破壞，而落選者亦可準備重整旗鼓，以待下屆捲土重來。如因此造成學生以至羣衆暴亂，變爲不可收拾的局面，陸軍勢必會在全國人民一致敦促下接管政權，便再難望有參加來屆大選的機會，所以他們亦不會再由幕後鼓動大選時的學潮。何況最近一年多以來，學生的動輒示威遊行，甚至無理取鬧，已使教授與社會人士都表厭惡，如再集衆破壞大選，已無法獲得大眾的同情，理不直亦不能氣壯。在面對着陸軍警察的劍拔弩張，又安敢公然對抗？否則便正好爲軍方製造機會，再度接管政權。

七 新政府將如何應付來日大難

此次泰國大選，我們同意合衆社的預估：將沒有任何一黨可以獲得超過半數以上的議席而出閣，聯合政府的出現，經由泰王而選定閣僚，又屬勢所必然。不過來日大難，在此世界性經濟危機影響下，開發中國家所受的沖擊尤爲嚴重，由生產萎縮而導致的種種問題，在泰國所形成的社會不安，早已使政府窮于應付。如身爲桑雅總理經濟顧問團團長乃潘透露：其所以不參加競選，固然是由于不同意憲法規定候選人必須參加政黨，但接着指出工資的增加，仍不能解決工人最低生活。顯示這一類的經濟難題，也是打消他參加競選意願的原因。

他指出泰國工人的工資，爲每天二十銖，由元月十六起，提高爲二十五銖（等于新台幣五十元），如以一妻一子計算，實不足衣食車費^⑭。工會組織既已在高唱民主聲中而迅速成立，並在學生團體策動下，不斷以罷工手段爭取加薪，今後的罷工事件，勢必使政府窮于應付。然而國外的投資在泰設廠，又是着眼于泰國的工資低廉，提高工資，便會喪失了這項吸引外資的主要條件，也更加重了國民就業問題。由泰國學潮，乃以反對日商不僱用泰籍職員爲嚆矢，亦即每年數以萬計的大專畢業生，不得不向工商企業謀出路所形成。因工資提高而阻礙了內外資金投向工商業的後果，沒有出路的大專學生結合失業工人，在共黨潛伏份子煽動下，必將爲學潮工潮染色而變爲赤浪紅流，這已經是新政府的棘手難題。

泰東北、泰北、泰南三股共黨武裝叛亂，都是北平河內經由寮國和大馬輸入泰國的戰爭。馬毛建交後既已使泰南的局勢益加嚴重，寮國聯合政府成

泰國大選與政局的展望

立，讓寮共進據了與泰境一水相隔的寮南，無異讓毛共北越可以向泰北與東北直接進軍。由泰國外長最近訪寮，寮共首領蘇法努馮與馮維吉一致向他提出美軍全部撤退的要求，顯然是作爲泰方要求寮國不以國土供作毛共北越侵泰跳板的交換條件。然而美軍一旦撤退，即等于自撤藩籬，開門揖盜，何況更將加重了經濟與失業問題。

在大選以前，所有未能解決的問題，大家都寄望于民選的新政府，但民主政治並非萬靈藥膏，對所有問題自不可能迎刃而解。尤其是慣于利用民主政治進行滲透顛覆的共黨，議會與民間社團正是它發展的溫床。由一開始便實行英美式民主政治的緬甸與菲律賓，爲了窮于應付共黨所掀起的暴亂，乃不得不實行軍法統治，可見泰國推翻軍政府而實行民主政治，對遏止共黨的興風作浪，未必是有效的良方。桑雅總理既久已表示倦勤，切望早日交卸政柄，而其內閣閣員之中，亦都沒有參加競選的人，這又不難窺知大家都有知難而退的決心。

八 結論

泰國上屆國會議員中，有十位頗具名望的人物經過多次座談研究，一致決定不參加明年一月的大選，並預言新政府成立後，未滿四年，必會發生政治上的變化——可能是傳統性的政變，或解散國會。如果是依循憲法重新舉行大選，他們始報名參加。而此次競選，不過是徒耗精力與金錢時間。其預斷當有相當根據。此外現任國會議員乃焱特呈請國會祕書處，要求將旁聽席與議員席隔離，以阻止旁聽者投擲炸彈^⑮。這都是國內有經驗者對未來局勢的預言。

新加坡「南洋商報」最近發表徐本欽博士所撰的「泰國民主政治展望」一文，在敘述泰國民主政治四十多年來所遭受的重重波折後，指出他儂政府倒台，並不意味軍人政治勢力基礎動搖，仍然隨時可以東山再起。並認爲任何政府必須維護最低限度的政治穩定，「如果泰國民選政府，不能大刀闊斧解決國內嚴重的內部矛盾，如工人、農民、學生與知識份子對政府不滿……：使整個局勢呈現動盪不安……：軍人將會挺身而出推翻民主政府」^⑯。這又是鄰邦學者的看法和泰國國內政人一致。

我們認爲大選後的泰國政府，將是聯合政府而多半由前政府有聲望的人

士所組成，所採取的亦將為穩健政策，並倚賴軍方穩定局勢。由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祕書長賴馬立，及陸軍副總司令汶猜將軍，都先後表示反對與毛共北越建交^①，及出主新政府呼聲頗高的克立所表示的與軍方同一立場，顯示新政府將與軍方一致反共。如果國會仍因襲傳統性的與政府為難，且不惜為共黨張目，在政府無能為力時，可能將政權交予軍方接管。

註①「泰國十月革命一週年」，「南洋商報」，一九七四、十一、十三，轉載曼谷「新中原報」稿。註②③「華僑日報」，一九七四、十、八。註③「泰國實行民主制度難題的分析」，徐本欽博士著，「南洋商報」星期論文，一九七三、七、八。註④⑥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四、十、卅一，及

阿拉伯高峯會議與中東新情勢

石樂三

阿拉伯國家元首們最近在摩洛哥拉巴特(Rabat)舉行會議，其結果已使中東出現一個新情勢，此一情勢不僅重繪了約旦的政治地圖，改變了其在約旦河西岸的主權；同時亦迫使胡笙國王下令重訂憲法，改組政府，解散國會，好讓住在東岸的九十萬巴勒斯坦人民，在約旦籍與巴勒斯坦籍之間選擇一個公民資格。這次會議影響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一 本屆會議的特殊意義

十月廿六日，第七屆阿拉伯高峯會議(Arab Summit Conference)在摩洛哥京城拉巴特揭幕，這次會議是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出席會議的阿拉伯各國元首有十七位國王及總統，其中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約旦國王胡笙，埃及總統沙達特及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等主要人员；伊拉克及利比亞兩國元首拒絕參加會議，但伊拉克仍指定副總統胡賽因為代表，利比亞僅派大使級代表參加；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則取得代表資格出席會議；兩個新參加阿拉伯聯盟會員國——茅利坦尼亞及蘇馬

「星島日報」，十一、五。註⑦⑧「世界日報」，一九七四、十一、十七，引泰內務部行政廳長沙牙談話，及十、廿七。註⑨「南洋商報」，一九七四、十一、十二，刊載合衆社稿。註⑩「世界日報」，一九七四、十、廿七，及卅一，十一、十九。註⑪美國「新聞週刊」，一九七四、八、五出版。註⑫「克立巴莫及其代表作品」，「南洋商報」，流川撰，一九七四、九、十四。註⑬⑭⑮「世界日報」，一九七四、十、廿八，及十一、十九，與六、四。註⑯「南洋商報」，一九七四、七、卅。註⑰「星島日報」，一九七四、十一、十七，及「世界日報」，十、廿八。

利亞兩國的總統均應邀出席。

此外，應邀參加的非洲國家元首有烏干達總統艾敏將軍(General Amin)，他是以「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OAU)主席身份出席這次會議，其目的在於加強非洲國家與阿拉伯世界之密切關係，並準備明年在烏干達召開之非洲團結組織會議，邀請阿拉伯國家元首參加，共同策進相互間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關係。

上屆阿拉伯高峯會議是在阿爾及爾舉行，當時正值中東第四次戰爭剛剛結束之時，而阿拉伯國家仍在對美實施石油禁運時期。該次會議一致通過兩大議案：循政治途徑解決中東問題；在適當時期解除石油禁運。

基此決議，季辛吉國務卿遂開始其中東之行，展開了穿梭外交，結果促成了蘇彝士運河及戈蘭高地的軍事隔離協議，穩定了當時中東的緊張情勢。尤在費瑟國王及沙達特總統的支持下，解除了對美五個多月之石油禁運。

本屆高峯會議召開的前夕，又逢中東局勢頓形緊張之際。季辛吉又在此時提出了一項新中東和平方案，這項方案的要旨是：設法使埃及、約旦、敘